

憶光直師

李永迪

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)

年初驟聞先生病逝，痛甚。先生痼疾已久，惟何至遽然若斯。先生平生學術，非所能議述。願舉三四事，以誌先生行誼。

先生望之儼然，實即之也溫。甫抵哈佛，聞先生不苟言笑，學生往視，必反覆躊躇，乃敢入室叩之。既稔，知實不拘小節，與學生處，無所拘泥。嘗與先生戲言：「有擅相術者，謂先生居學界之擘，以鼻樑觀之，窄而不足以彰顯其業。細審，則兩耳微招，因補鼻之不足。亦異相矣。」一座同笑，先生亦莞爾。此其一。先生素嗜甜食，每以冰淇淋佐餐。初、疾作，屢仆屢起，幸不傷。一日復蹶，急攙扶之，為先生解曰：「先生筋骨強健，蓋習食冰淇淋，鈣質充裕故也。」先生嗔目恍然，微頷首。後亦以自嘲。此其二。

先生提攜後學，不遺餘力。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交流傳統已久，而先生每與其事，猶重考古學科人選。嘗言：「有一人才即當培育一人才，然同一單位中必得有數個相同背景同僚，而後能成事。」是先生晚年必盡力促成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年俊秀之得赴哈佛。因主持講座系列，嘗邀亞利桑那大學人類系主任 John Olsen 蒪哈



二〇〇〇年一月於劍橋，與哈佛學生聚餐。張光直先生時已不良於行。立於輪椅後者為李永迪

佛演講。Olsen教授既與先生晤，乃暢言昔日學生時代與先生通信，得先生熱切勉勵，言猶在耳。先生時已不堪行走，仍奮力趨前，於櫃取讀昔年Olsen先生往來書信。其間時隔二十餘年矣。

先生心之所嚮，唯學問事業。晚年終得赴豫東考察發掘，然每嘆力有不逮，不能事事躬親。雖是，仍勉持病軀，數臨工作現場。先生素主商人源於東方。時學界悉從商源豫北冀南說，兼豫東為黃泛區，工作不易，先生籌募經費，多所困難。後探得古城，其始建年代可抵商周之際。先生欣甚，以商人源於東方說可因以參佐。嘗詢先生，何必以豫東為工作重心。先生答曰：「商代考古，乃至於中國考古第一件大事，在濟之師發掘安陽殷墟。安陽發掘得證商文明之確實存在。今欲賡續濟之師，則在解決商人源起，覓得商人始建都城。豫東工作困難，學界多所疵議，非不知。正以其艱難，欲以成第一等難事。」先生之志若是。

後疾益侵，不良於行，言語亦復詰屈，惟目光炯然如昔，知先生睿智不減，胸中丘壑依舊。所不能或忘者，中國考古學續版之寫定。因募助理，廣搜材料。時疾已深，猶口述大綱，勉力操持。而終不能竟功。其間，河南大象出版社央先生筆談夏文化考古，遂攜錄音機與先生訪談。先生言及學術，即精神鏘鏘，言語清晰勝於平時。因感先生一生熱愛者，學術耳。是時1999年歲杪。

隔數月，蒙史語所任用，拾篋返鄉。行前與先生餞別，猶耳提面命，再三叮囑。詎料乃成永別。未幾、先生肺部感染，病榻纏綿，竟不能復起。2001年初，先生辭世，享年七十。

痛甚，哀甚，先生何其早逝耶。以悼光直師。



1994年秋於河南商丘

前排左起為：冷健、張長壽、Prof. George Rapp, Jr. (University of Minnesota)、張光直先生、烏恩、唐際根

後排左起為：王增林、David Cist、Dr. Robert Murowchick、David Cohen、李永迪、高天麟、荊志淳